



地狱中的 独行者

在这本书里，残雪解读了《浮士德》
和莎翁的十部悲剧。

残雪/著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I561.073/13

2008

地狱中的独行者

残雪 著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地狱中的独行者/残雪著. —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07. 10

(残雪文学笔记系列)

ISBN 978 - 7 - 5617 - 5648 - 5

I. 地… II. 残… III. ①诗剧-剧本-文学评论-德国-近代
②莎士比亚,W. (1564~1616)-戏剧文学-文学评论
IV. I516. 073 I561. 07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67415 号

地狱中的独行者

著 者 残 雪
项目编辑 河 西
文字编辑 虞又铭
封面设计 海风书装·苏敏
版式设计 海风书装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
电 话 021 - 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 - 62572105
网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 www.hdsabook.com.cn
市 场 部 传真 021 - 62860410 021 - 62602316
邮购零售 电话 021 - 62869887 021 - 54340188

印 刷 者 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90 × 1240 32 开
印 张 8.5
字 数 146 千字
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
印 数 5100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617 - 5648 - 5 / I · 397
定 价 19.50 元

出 版 人 朱杰人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 - 62865537 联系)

目录

解读莎士比亚的悲剧

先王幽灵之谜——《哈姆雷特》分析之一	/1
险恶的新生之路——《哈姆雷特》分析之二	/11
两种重建——《哈姆雷特》分析之三	/23
罗马的境界——读《裘利斯·凯撒》之一	/31
心理层次——读《裘利斯·凯撒》之二	/42
阴郁的承担——读《麦克白》	/47
超越国界的理想人格之追求——读《科利奥兰纳斯》	/58
爱情与死亡——读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	/66
崇高的理念与食人的实践——读《泰特斯·安德洛尼克斯》	/73
永恒的梦幻——读《奥瑟罗》	/80
迷人的野性与苍白的文明——读《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》	/90
诗人的悲哀——读《雅典的泰门》	/101
李尔王的性格——读《李尔王》	/106

解读《浮士德》

梅菲斯特为什么要打那两个赌	/116
演出前的内心斗争	/131
宗教和艺术的境界	/134
反省的意境	/140
学生	/145
生活就是创造	/150
两极转换的魔术	/157
梅菲斯特导演的圣战	/164
荷蒙库路斯	/173
浮士德从何处获得精神力量	/178
灵界的深处	/187
海伦的模式	/194
诗性精神	/199
欲望的火焰	/202

灵魂结构	/205
升华	/213
什么促使作者写下了《浮士德》	/217
艺术中的历史（跋）	/231

先王幽灵之谜

——《哈姆雷特》分析之一

当人沉入那无边的冥府之际，就会有如先王的幽灵这样的鬼魂来同他相遇，这令人恐怖的幽灵，自身却处在深重的痛苦之中，地狱之火煎熬着他，未尽的尘缘仍在作反叛的妄想。他看上去信念坚定，目的明确，内面却包含着隐隐的无所适从。幽灵失去了肉体，他必须借助人的肉体来实现他的事业，幽灵要做的，就是对人的启蒙。然而人与幽灵相遇的可怕场面，现在是发生在大白天，发生在阴沉的丹麦城堡的平台之上了。追求人格完美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，在一个特殊的时刻，当他的精神支柱濒临崩溃之际，走到了他的命运的转折点上，这就是所谓的灵魂出窍。先王的幽灵给这位忧郁的王子指出的那条路，是报仇雪耻，让正义战胜邪恶，可是这桩事业却有着深不可测的底蕴。那是一条危机四伏、陷阱遍布的路，一条人走不下去，只能凭蛮力拼死突破的绝路，先王的幽灵究竟是谁？

他对哈姆雷特的启蒙又是如何完成的？这就要追溯哈姆雷特精神成长的历史了。

毫无疑问，哈姆雷特具有一种异常严厉的性格，他容忍不了自己和他人的丝毫虚伪。他从小给自己树立的典范便是他那高贵的父亲——一位地上的天神。当人在青年时代崇拜某位偶像般的个人时，他已经在按照偶像的模式塑造自身的灵魂。王子凭着青春的热血与冲动越追求，便越会感到那种模式高不可攀，而自己罪恶的肉体，简直就是在日日亵渎自己要达到的模式。那样一位独一无二的天神般的父亲，显然只能存在于哈姆雷特的精神世界里，他是哈姆雷特自身人格的对象化，是人要作为真正的“人”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不懈的努力之象征。然而哈姆雷特人格的发展终于遇到了致命的矛盾：当他用理想中的标准来看待自己，看待他的同胞时，他发现他已无法在这个世界存身，也失去了存身的理由。黑暗的丹麦王国是一个灵魂的大监狱，他早已被浸泡在淫欲的污泥浊水之中，洁身自好的梦已化为泡影，所有青年时代的努力与奋斗都像尘埃一样毫无意义。可是在这个关键时刻，先王的幽灵却要他去做那做不到的事，即活下去，报仇雪耻，伸张正义。现在已很明显，先王的幽灵正是王子那颗出窍的灵魂，王子用彻底的理想主义塑造了多年的最高理念的化身。幽灵来到人间，为的是提醒人不要忘记理想依然存在，也为告诉人，险恶的前途是人的命

运,因为今后的生涯只能在分裂的人格中度过,“发疯”是活下去的唯一的。幽灵没有将这些潜台词说出来,只是用咄咄逼人的气势逼迫王子去亲身体验将要到来的一切。启蒙从王子一生下来便开始了,也就是说王子的精神世界一开始就处于幽灵的笼罩之下,此次的现身或相遇则是启蒙的最后完成,人和幽灵从此分隔在两个世界,遥遥相望,却不可分割。这样的境界是一般人承受不了的。所以王子的好友说:

“想想看/无论谁到了这种惊险的地方/看千仞底下那一片海水的汹涌/听海水在底下咆哮,都会无端的/起种种极端的怪念哪。”^①

王子迈出了第一步,从此便只能走下去了,这腐烂的世界以及他自己腐烂的肉体对他已没有任何意义,可他还不想死。他开始了另一种虽短暂却辉煌的“发疯”的生活。在这种特殊的活法里,所有内部和外部矛盾都激化到了最后阶段,处在千钧一发的关头,但结局一直被“延误”。似乎有种种外部的原因来解释哈姆雷特的犹豫和拖延,深入地体会一下,就可以看出那只是肉体冲动在遇到障碍时的表现方式,障碍来自内部,灵魂满载着深重的忧虑,难以决断,只能等待肉体的冲力为其获得自然的释放。这一点在先王的幽灵身上就已充分表现:

“我是你父亲的灵魂/判定有一个时期要夜游人世/白天就只能空肚子受火焰燃烧/直到我生前

所犯的一切罪孽/完全烧尽了才罢。我不能犯禁/
不能泄漏我狱中的任何秘密/要不然我可以讲讲,轻
轻的一句话/就会直穿你灵府,冻结你热血/使你的眼
睛,像流星,跳出了眶子/使你纠结的发髻鬟鬟分开/
使你每一根发丝丝丝直立/就像发怒的豪猪身上的毛
刺/可是这种永劫的神秘决不可/透露给血肉的耳朵。
听啊,听我说/如果你曾经爱过你亲爱的父亲/你就替
他报惨遭谋杀的冤仇。”^②

已经消灭了肉体的幽灵仍然难忘自己在尘世的罪孽,
他受到地狱硫磺烈火的惩罚,痛苦不堪,但即使是如此,他
也仍不收心,要敦促哈姆雷特去继续犯罪。他深知王子的
本性(“我看出你是积极的”),因为他的本性就是自己的本
性。潜伏在幽灵身上的矛盾是那样尖锐,但他自身已无法
再获得肉体,他只能将这个绝望的处境向哈姆雷特描述。
他要他懂得尘世的腐败是无可救药的,他要他打消一切获
救的希望;而同时,他却又要他沉溺于世俗的恩仇,在臭水
河中再搅起一场漫天大潮。幽灵知道他给哈姆雷特出的
难题有多么难,他也知道哈姆雷特一定会行动,并且会在
行动时为致命的虚无感所折磨,以致时常将目的暂时撇在
一边,因为王子的内心有势不两立的两股力量在扭斗。而
幽灵自己的话语,就是这两股力量的展示。他刚向哈姆雷
特描述了自己罪孽的深重,惩罚的恐怖,接着马上又要他
去干杀人的勾当;他在说话时将天上的语言和尘世的俗语

混为一谈。只有幽灵才会这样说话，也只有幽灵才具有这样巨大的张力。而当人要在世俗中实施这一切的时候，人就只能变得有几分像幽灵，却还不如幽灵理直气壮。幽灵不为王子担心，他知道他是“积极的”，至于怎样达到目的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活的意境，那种可以用“诗的极致”来形容的意境。此意境是他给爱子哈姆雷特的最大的馈赠，所有的高贵之美全在这种意境中重现。当然，高贵之美同下贱之丑恶是分不开的，正因为如此，已无法实现这种美的幽灵才寄希望于陷在尘世泥淖之中的王子。总之，王子在听完他的讲述之后眼前的出路就渐渐清楚了：只有疯，只有下贱，只有残缺，是他唯一的路（他自己倒不一定意识到那是达到完美的路），否则就只好不活。“疯”的意境充分体现出追求完美的凄惨努力，人既唾弃自己的肉体 and 肉体所生存的世界，又割舍不了尘缘，那种情形同地狱硫磺烈火的烤炙相差无几。对地狱的存在持怀疑态度的哈姆雷特的“发疯”，正是他执著于人生，不甘心在精神上灭亡的表演，这样的经典表演在四个世纪之后来看仍然是艺术的顶峰。

这样看来，哈姆雷特所处的酷烈的生存环境就与其说是由于外部历史的偶然，不如说主要是由他特殊的个性所致。也就是说，具备了此种特殊气质的个人，总会有这样那样的“偶然性”来促成其个性向极端发展。请看这一段反复为几个世纪的读者引用的自白：

“……有些人品性上有一点小小的瑕疵/或者是天生的(那也怪不得他们/因为天性并不能自己作主)/或者是由于某一种特殊的气质/过分发展到超出了理性的范围/或者是由于养成了一种习惯/过分要一举一动都讨人喜欢/这些人就带了一种缺点的烙印/(天然的符号或者是命运的标记)/使他们另外的品质(尽管圣洁/尽管多到一个人担当不了)也就不免在一般的非议中沾染了/这个缺点的溃烂症。一点点毛病/往往就抵消了一切高贵的品质/害得人声名狼藉。”^③

一个人追求完美到达这样的程度,这个人就等于是失去了任何自我保护的能力,赤身裸体在长满荆棘的社会上行走,因而时刻有可能遇到致命的伤害。人之所以能够生存,就因为他拥有自欺的法宝作为自我保护的武器,这种前提在社会中成为强大的惯性,让人能够忘却,能够沉溺于尘世短暂的欢乐。但任何时代总有少数的个人,他们不满甚至痛恨自身的现实,企图摒弃自欺,奋起追寻那永远追不到的真实,这样的人便成为人类灵魂的代表。灵魂向肉体复仇的模式就是这样在这些精英身上不断重演的。哈姆雷特最后死在爱他的兄弟的毒剑之下,而不是被仇人所杀,这种天才的剧情安排内涵深邃。凡灵魂上的创伤,往往来自所爱的人。在结局到来之前,哈姆雷特就有两次受到致命的伤害。一次是由他的爱人莪菲丽亚给予的,另一次是由他的皇后母亲给予的,两次伤害都以他心如死灰

告终。

莪菲丽亚的美丽、纯真、对爱情的专一，以及她梦幻一般的青春少女的气质，是戏剧史中的千古绝唱，她的悲惨的结局让多少人伤心落泪。然而莪菲丽亚并不是仙女，她也是社会的一名成员，她身上打着这个社会的烙印，她的眼前蒙着那块欺骗的布。所以当在幽灵的启发之下换了脑筋的王子再次同爱人相遇时，她的言语、她在骗局中所扮演的角色、或者说她的“社会身份”便深深地刺伤了王子的心。他看到理想中的爱人一下子变得那般虚伪、造作、俗不可耐，于是理想破灭了，就像眼前一黑，光消失了一样。爱转化为无比的愤怒和恶意的挖苦。莪菲丽亚错在哪里呢？她并没有错，她仍然深爱哈姆雷特，“错”的是哈姆雷特自己。他用天上的标准来衡量地上的凡人，他要破除人活着的必要前提。他没有向爱人作解释就在内心悲哀地承认了失败，他在失败的结果面前只好忍痛同自己的世俗欲望告别，这欲望就是前面提到的“小小的瑕疵”的根源。同样的标准也用来衡量他自己：

“我非常骄傲，有仇必报，野心勃勃；随时都在转大逆不道的念头、多得叫我的头脑都装它们不下，叫我的想象力都想不尽它们的形形色色，叫我找不到时间来把它们一一实行哩。像我这种家伙，乱爬在天地之间，有什么事好做呢？我们都是十足的流氓；一个也不要相信我们。”^④

但他还是不顾一切地要坚持十全十美的、以先王幽灵为象征的标准，于是世俗的活法成为不可能，他只好在失败中独饮幻灭的苦酒。这样一种自觉的承担与选择当然是深思熟虑的。在莪菲丽亚结束生命以前，哈姆雷特已经死了，告别了世俗欲望的他已不再是完整的人，是他用他的理想杀死了爱人，也杀死了自己，这样的死是为了追求美的极致。

皇后是一位平凡的女人，她爱哈姆雷特，也爱当今的皇上。她身上的“弱点”是人人都会有的，即肉欲和虚荣。也许她真的不知道真相，也许她不愿承认真相，更可能的是她处在模棱两可的知与不知之间。这种含糊的状态就是人的处境，她的形象的塑造妙就妙在这种未作交待的不明确性上头。但正是母亲的这种生存方式（像动物一样只顾眼前的方式），将哈姆雷特的心撕成了两半，如不是先王幽灵给予他理智，他在盛怒之下差点杀害了母亲。在哈姆雷特的火眼金睛里，母亲是：

“把日子/就过在油腻的床上淋漓的臭汗里/泡在肮脏的烂污里，熬出来肉麻话/守着猪圈来调情——”^⑤

如此的严厉是针对母亲也是针对他自己的，真相是每个人都没有活下去的理由和资格……那幽灵逼得好苦啊！他奋力突围，但突不出去，这所阴沉的大监狱真是把人变

成鬼的地方，当然只是对觉醒的人而言。觉醒的人就是处在人和鬼之间的人，他可以随意在两界来来往往。所以哈姆雷特随时可以同先王的幽灵对话，母亲则只看见一片空白。母亲只能在逼迫下拿掉遮在眼前的那块布，短暂地注视自己的灵魂，不可能按哈姆雷特给她指出的路去生活，那条路对她来说意味着死或变成僵尸。撇开她自身的本能欲望不说，难道她还能对那位多疑而残忍的当今皇上不忠吗？她也不可能具有王子的勇气，那种在祷告以外的时间随时凝视真实的超人勇气。所以在这个宫廷的牢笼里，人只能苟且偷生，哪里有沸腾的生命力，哪里就有令人发指的罪恶，要彻底杜绝罪恶的王子也只好牺牲。王子的牺牲当然不是消极的，而是在矛盾的心情下同罪恶作决死的一搏。他终于用生命作代价突出了重围，用超脱的眼光来看也可以说是以恶抗恶，或者说是让生命之力在爆发中毁灭。没有比这更符合他的理想的结局了。

最后，哈姆雷特为什么一再犹豫，以致差点延误了报仇大业的原因全清楚了。一切根源都在那善于自相矛盾的幽灵身上。幽灵给王子指引的生活，实在是一种比死还难过的生活。人世间的地狱迅速地抽空了他活下去的意义，鬼魂则逼着他用想象出来的意义（即鬼魂授予他的天机）来获取精神上的生存。这样的事业难就难在人并没有完全变成鬼魂，人也不再是完整的人，因而人的每一步都既为虚无感

所折磨,又为实在感而痛苦。两股强烈的情绪在灵魂上轮流拉锯,造成了他行动上的再三犹豫。那就像是先王幽灵将自身隐藏的矛盾传给了哈姆雷特,通过他将这人性永恒的矛盾在尘世的大舞台上激化到顶点,让生命的壮烈和艺术的张力留下不朽的篇章。复仇之路就是内心的一场拉锯战,激情内耗在自省的推理之中,留下“之”字形的痕迹,那种生命律动的痕迹。文明人的复仇是何等的艰难啊!但生命的冲动和精神的发展毕竟是不可抵挡的,四百年前发生过的奇迹在后来的时代里又不断得到了延续。丹麦的宫廷是一所监狱,也是一个舞台,台上表演的是人类文明的精华,扭曲的人性从重重阴谋的镇压之下凸现出来,以其纯净的光芒照亮着人心。那宫廷,不就是莎士比亚那阴沉又热烈的内心吗?

注释:

①《哈姆雷特》,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,第289页。

②同上书,第291页。

③同上书,第287页。

④同上书,第335—336页。

⑤同上书,第363页。

险恶的新生之路

——《哈姆雷特》分析之二

一、同幽灵交流的事业

人是无法同灵魂进行交流的。但任何时代里都有那么一小撮怪人，他们因为对尘世生活彻底绝望，又不肯放弃生活，于是转而走火入魔，开始了一种十分暧昧、见不得人的事业。哈姆雷特从正常人到“疯子”的转化过程，就是这个黑暗的事业逐步实现的过程。表面身不由己，被逼被驱赶，实则是自由的选择，血性冲动的发挥。

同幽灵的交流是一场革命，亡魂的出场直奔主题：它全副武装，让空中溢满了杀气；它这个挑起矛盾的祸首，对外人不感兴趣，一心扑在哈姆雷特身上，因为只有王子的肉身是他的寄托；它要掀起一场大风暴，造就王子分裂的人格。而在世人眼中，神秘的幽灵以先王的外貌现身，既高贵威严，又令人恐怖。因为一般来说，世人只会在极特殊的瞬